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吳裕信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集注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集注四十卷宋高閌撰閌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禮部侍郎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書以程子春秋傳為本故其序直引伊川傳序而無片語附益其于唐宋諸家之說亦多

擇善而從鎔以己意不載各書之名體例畧
與胡安國春秋傳相似史稱秦檜疑閎薦張
九成出知筠州不赴卒而樓鑰序是書則云
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食累年畧不以
事物自攖日有定課風雨弗渝葢閎家居以
後歷久始卒晚年精力盡在是書故當時學
者甚重之書中大㫖雖宗程傳而亦間有異
同者如子糾齊桓長幼之次三傳注疏並以

糾為兄桓為弟與史記荀子所載同獨程子見漢薄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之文遂謂糾為桓弟不知當薄昭時漢文于淮南為兄其避兄言弟特一時遷就之語未可據依閱則云子糾小白皆襄公弟糾於諸弟最長當立實足以正程傳之失他如解衛人立晉解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解取濟西田諸條皆深得聖人微㫖其解及向戍盟于劉云凡因

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劉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乎葢下文有劉夏傳者以為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文同故誤增于劉二字耳所見創闢而確鑿尤為自來說春秋者所未及又如以子般卒為善終以州蒲為州滿之訛考核精詳亦非漫然立異者惟于地理少疎故如隱九年會防之防在琅邪華縣東南隱十年取防之防在

高平昌邑縣西南文十二年城諸及鄆之鄆在城陽姑幕南成四年城鄆之鄆在東郡廪丘縣東閔乃混為一地未免牽合然在宋代春秋諸家中正大簡嚴實可與張洽相匹非孫復崔子方輩所可幾及故

欽定春秋傳説彚纂採取最多特是有明以來其書久佚彚纂所録祇就元以後諸書引用閔説者隨條摘入而海内究以未覩全書為憾今

幸值

聖代右文蒐羅秘籍是書之散見永樂大典内者復可薈萃成編謹按次排比是正訛舛其永樂大典原闕者則採各書所引閒説補之首尾完備復爲全書考陳振孫書録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俱稱是書十四卷今以卷帙繁重析爲四十卷又宋史本傳稱閎有春秋集傳而永樂大典實作集注與書録解題同當

是宋本原題今並從之至所載經文多從左氏而亦有間從公穀者葢唐宋諸儒解經大都兼采三家固未可以漢世專門之學律之也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吾鄉四明慶歷皇祐間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

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

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厥後伊洛二程先生之興得其

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篤濟以勤敏

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威名諸公貴

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升補上舍紹興改元

德音免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十三年高宗初建太學遴

擇名儒為四方所推服者為少司成公實應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宰一斥不復家食累年中壽而殁洎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公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荊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為本又博採諸儒之說為之集註其說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仲子得全知黄州始取遺藁刻之而屬鑰以

序鑰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然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投閒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攖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隧地莫傳欲立為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於隱公焉且以

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辭可謂稱師而知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於春秋者鑰何人而敢與此黄州言之再四竊幸因得託名於不腐乃弗敢辭公諱閎

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盖未艾也嘉定四年季冬

乙卯朔樓鑰序

自序

昔伊川先生欲著春秋傳而先為之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吏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

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于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

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

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于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春秋集註卷一

宋 高閌 撰

春秋者古史記事之名也凡古史必編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記事之名蓋欲後人以時思之而不忘非獨魯國然也此書乃仲尼約魯史而修之觀公羊傳載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則以為不修春秋之辭而晉韓宣子所見禮記載里克吳孟子之事皆謂之魯

春秋則知魯舊有是書非仲尼作經而名之曰春秋也仲尼之道既不行于天下將損益三代之制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而不欲載之空言然而之杞之宋其文獻皆不足徵惟周監于二代而其禮盡在魯又周公之後吾父母之國而舊史春秋乃其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故仲尼因而修之以明王道以正王法非但為魯設也

隱公一

周平王東遷之二年孝公薨四十八年惠公薨春秋不始于孝惠而始于隱何也以平王之所終也昔周有天下歷歲數百世修其德雖有辟王而王道尚行人心眷眷不忘故厲雖板蕩而宣繼中興幽雖暴虐而諸侯不替朝事方平王東遷之始典刑尚在天下猶稟號令仲尼不忍遽絶之也不忍遽絶之者若曰猶有所待焉耳至于在位既久恬于頹靡無振起之略諸侯以周室不足憚專肆擅横變法壞紀蕩無禁

制禮樂征伐各自己出亂臣賊子接迹海内夷狄强暴憑陵中夏是時楚熊通弒君自立莫討其罪卒僭大號以抗天子平王正當中興之時畧無撥亂之志歷孝適惠逮隱而死夫生猶可以有冀也死則復何望哉自是而後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徒以名位苟活于世故詩至黍離而降書至文侯之命而絶然則王者之迹熄適在隱公之時仲尼默觀天運知三代循環之治至是而極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

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隱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業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

元年

歲在乙未是隱公之始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春秋之義大一統令天下之統在周曷爲不用周平王之年曰人君嗣位必踰年稱元者自古天子諸侯皆

然非仲尼作春秋始爲此法也然諸侯嗣君得有其年不得有其正正朔必禀于天子故仲尼因魯史修春秋以正月繫之王而元年繫之魯盖託魯史以立法故也元者始也董仲舒曰謂一爲元者示大始欲正本也一元既建累而數之爲國之久新歷年之多少顯然可見矣此記久明遠萬世可行之法也自秦惠王十四年以初自王改稱元年漢文因之改後元年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後世帝王遂因襲之數年

一改以爲美事乃以改元之多寡爲享國之久長或于一歲之内有改元再三者又一國之中有前後重複者甚至于不待踰年而自改元又復有改年爲載者斯皆率意妄作又豈知春秋書元之義乃萬世不易之法乎

春王正月

春秋託文以示義大要尊周而主魯尊周者使天下知有天王也主魯者略諸國而詳魯以盡作書之體

也文既主魯故元年春下書王正月若周史則不復稱王矣然以建子爲正正月非春也聖人蓋假天時以立義耳斯可見行夏之時者萬世不易之法也在聖人之門惟顔子一人足以知此耳後世不知時變如秦始皇以建亥爲正魏明帝以建丑爲正唐武后以建子爲正或有以正月爲建寅月至十二月爲建丑月者又有以正月爲一月以至十二月爲臘月者斯皆率意妄作者也聖人傷文之勝耳目聞見事與

時亂乃參酌三王而立為中制故春秋雖書周事而斷用夏時苟一時無事則書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以明夏正據人所見而孟仲季皆得其正可以萬世通行也夫春者天時也王正月者王正也諸侯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知王正月之為春則知王道即天道矣春秋因天命以正王道稱天王以奉天命故先書春王正月以見王與天同大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王道也雖然天下之事不可悉

紀故春秋常事不書非常則書隱之即位此非常事史法當書而不書者或曰攝也或曰讓也春秋別嫌明微之書深察夫隱之立也名曰爲桓而其心則殆將竊名者耳豈有十一年之間居處魯君也號令魯君也偃然在位當天王之聘受滕薛之朝凡所行之事未見其所以爲攝亦未見其讓而實已即位乃徒爲此名以召亂耳聖人所以不書者正王法于始也蓋諸侯之立必由王命平王以降王命不行諸侯之

嗣皆不請命其閒近正者特承之以正而已如隱文成襄昭哀皆不請王命而承之以正者也隱獨不書即位者入春秋之始聖人即以王法奪之而大義既立矣若文成襄昭哀例亦不書則與夫繼故而不承以正者無以為別故五公書之猶言繼正而有所受之也如莊閔僖則旣無王命又皆繼故而非承以正故不書即位者不正其始也桓宣定之書即位則著其自立之罪蓋桓弑隱自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為逐

君者所立皆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欲書其自即位也定之比宜則又有閒矣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亦有事異而辭同者不可以例拘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案邾儀父公穀作邾婁儀父蔑公穀作眛此從左氏）

隱之即位不能自正自謂爲桓而立内懼諸大夫之不已悅外慮諸屬國之不已從而邾以附庸有不相得于是乎首與邾盟夫盟者先王因人情之所不免

而制爲之禮此嘉禮也非在喪者所可行公既越禮畔道而爲之及其位既定諸侯稍附至七年而遂伐邾則其不信及覆之情可見矣故元年先書此盟以發之凡盟内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其曰公及所以過公也其過公奈何既爲桓而立矣又何憾焉而求盟之汲汲也其不自正之意可見矣邾者附庸之國儀父者其君之字也春秋之法周稱天王尊無二也列國稱爵重王命也附庸稱字尊命卿也夷狄稱名

降中國也儀父稱字與蕭叔同非貴之也秦始附庸

亦稱秦仲耳蔑我地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此見鄭伯以骨肉之故輕動干戈而鄭亦自是用兵

不息也克者勝之難夫以君討臣以兄討弟而謂之

克者何其難也以詩攷之鄭伯不勝其母而縱段于

京段不義得衆亦不易勝然鄭伯初畏人之多言不

早為之所卒養成其惡乃始用兵欲力除之是其處

心積慮欲克段者在鄭伯而已故聖人特改舊史叔段出奔之文直書鄭伯克段以罪之且段本居京今克之于鄢又見鄭伯追勝之是不教其弟而忍以干戈相向又必窮追之然後已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爲萬世人君之訓也段不稱弟者恃毋叛兄聖人不以弟録之亦見鄭伯不以弟畜段而以路人待之若討賊辭也兄雖不兄而段之不弟又異乎衛䲔陳招宋辰秦鍼也聖人交譏之見兄弟之道

壞于是矣鄢妘姓之國爲鄭武所滅國語曰鄢之亡也由仲任特書于鄢者存先王之建國以惡鄭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此譏天王之壞典禮也隱之立也不敢自安故以桓公之喪告于天王天王不能正典禮順適嗇隱之意遽使使來歸仲子之賵公羊傳曰成公意也葢得之矣夫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一失其道則冠屨顛倒名器溷淆人倫亂而天理滅矣夫婦人倫之本終

身不變者也本無再娶之禮然大夫而下内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有再娶者焉惟天子諸侯内職具備后夫人亡則可以攝治又何必再娶乎哉惠公再娶仲子非禮也已卒於春秋之前而天王至是來賵者隱公立而以桓爲請故也隱受天王之賵陷天王於非禮罪可知矣不謂之夫人而繫之惠公者若曰惠公之仲子云爾春秋以非禮之嫡故特正其名而以妾稱之也婦人于法無謚惟繫以夫之謚以

明所屬然衆妾不當繫夫謚故以字配姓示不忘本且以别同姓焉今天王不探隱公之情不能明辨其自當立之義遂以夫人之禮下賵人臣之妾此不天亂倫之甚也然入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王不去天而特貶其使咺咺者天王之宰也以天王之尊而賵諸侯之妾以天王之宰而為賵妾之使故名其宰又去其爵邑以見王之不王也夫王臣雖微猶不名况于宰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桓乃宋出也天王既賵仲子故公懼宋而求成焉盟于宿魯志也稱及稱人皆非卿也雖微者往亦由君命而與之盟耳聖人書此又見隱公始與宋合而終以干戈相向反覆不信也

宿風姓國地以宿則宿亦與焉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此見周室不競大臣不法也夫祭伯王臣也不以罪

來故不可謂之奔不以命來故不可謂之使然則何為而來曰祭伯來則魯國定矣隱之即位此國疑之時也非王靈紹至則無以鎮撫之當時諸侯之立不由天王之命失臣子之義王法所當誅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定魯侯之位顛倒甚矣故特書來以見意焉凡王臣三公稱公卿大夫稱爵元士稱字中下士稱名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又曰周公位冢宰又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

侯毛公蓋六卿有兼公者則稱公若周召毛畢是也其不兼公與諸侯入為王卿士者王制曰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其所受采地既與外諸侯同故其名位亦然若祭伯凡伯召伯渠伯皆王朝之卿士也劉子單子尹子温子蘇子皆王朝之大夫也榮叔南季家父叔服皆王朝之元士也元士視附庸附庸之君例稱字故也中下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子突亦士而變文稱王人者著

諸侯之逆王命也劉文公卒而直曰劉卷卒者非列國也故不稱子其奔殺則記其名以别其人王子瑕王札子是也其有曾爲三公在畿内者亦稱公虢公虞公州公是也武氏尹氏則又著其世卿矣凡諸侯之大夫命于天子者亦與天子之元士同稱字宋孔父鄭祭仲陳女叔魯單伯是也蓋諸侯大夫入京師則稱士左傳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于周自稱晉士起靈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于晉乎辭不失舊

公子益師卒

此魯國之卿也卿者佐君以治國而其卒乃國之大事于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見恩意之有厚薄也益師乃孝公之子衆氏也凡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春秋時不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惟宋以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此稱公子者以公子故使爲卿也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則以王父字爲氏

二年

是年閏十二月按自古厯法雖不同然前閏後閏大約相去三十二月十九年七閏爲一章而杜預長厯既非五歲再閏之法又非歸餘于終之法但據春秋經傳攷日辰晦朔前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焉不知用何法據文公元年左氏傳曰于是閏三月非禮也夫周衰厯法雖差然入春秋九十七年左氏始譏其失則知前此置閏未必盡如杜氏之所言也

春

春秋之法凡事在正月則書春王正月事在二月則書春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春王三月若無事則但書春王正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而已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此春會戎非無事也而不見日月者聖人着隱之不自正也乎王之正月而公不自正何也禮天子頒歷于諸侯諸侯告朔于廟而後布政公欲讓桓焉

若政不自己出者也所謂不自正也

公會戎于潛

犬戎之禍實遷周室隱公居喪之際未會諸侯事王朝而先與戎會是誠何心哉春會而秋與之盟故先書此會以見事始也夫與戎會而能以王室爲憂則雖會夷狄亦春秋所不惡也觀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知魯會戎盟適所以貽王室之患耳此春秋之所誅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夫刑于寡妻以御家邦人君之道也今莒子爲國不能御妻至使棄其夫而去是夫婦俱失道矣既又以兵擅入人之國彊取其妻以還向人亦無如之何豈非夫婦之間本無大過非有心于棄絶故耶聖人不責其夫婦之小失而尤惡其擅興兵以入他人之國故不示其事而直書莒人入向以罪之蓋舉天下之大法而非窮一天之惡且以見向國微弱之甚也凡

書入者國之存亡未可知此書入者向亦自此屬于莒矣宣四年公伐莒取向是也

無駭帥師入極

春秋諸國遣其大夫將命必以君使爲文至于帥師則直書帥師而不言君使亦無内外之辨何也帥師者將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不可以使言也夫兵者凶器雖天子行之猶曰致天討也況諸侯乎諸侯行之猶曰奉王命也況大夫乎又況微者乎極者附

庸同姓國也今一月之閒外則莒人内則無駭皆以兵入人之國是當時國無大小皆専兵也無駭不氏未命故也古者五十而爵爲大夫而列國之卿皆受命于天子至春秋時王道不行諸侯自命故聖人于此辨之凡書字者皆天子命卿也凡書族者皆諸侯自命者也其未命者但名之而已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唐我地彼來而我及之也公春與戎會復不相信秋

又與戎盟以中國禮義之鄉聖人之後而與戎割牲歃血以相誓辱亦甚矣故特書曰以謹之聖人深責中國而不罪夷狄也不罪夷狄者乃所以外之也以此禮垂訓而後世猶有信尚結贊之甘言致暴兵起于壇下如唐德宗者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詩稱大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娶之親迎于渭又稱蹶父之女嫁于韓侯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然則諸侯

親迎自古而然故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曷謂已重乎由此推之親迎之禮自諸侯達于庶人未嘗可廢其使三公逆者惟天子之尊而已紀侯不達上下之分輒使大夫來逆而魯遂受之故聖人書此以見婚姻之禮壞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春秋十二公之女出嫁者多矣豈當一一書之凡書

者必有以也且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又惡不由其道今魯不以紀廢親迎爲非禮乃使伯姬隨其大夫以往而無嫌疑之避古者后夫人親蠶而出郊尚以三棘圍之蓋其以禮防閑如此況女子有行遠適異國而乃隨其大夫于道路之中豈禮也哉齊侯親送于讙蓋知此也然則魯于伯姬生則以非禮嫁之死又爲齊侯所葬非父母國之道失親親之義矣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其事雖不詳然已足以見莒紀之同好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之夫人也夫人與君同體故國人稱之曰小君而其沒也亦曰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于此見夫婦之義矣葢婦人無外行當繫其夫之謚夫謚既定妻即終而稱之先夫而死則不祔于廟無所稱也夫人薨有常處故不地雖然隱將不終為君必不成其為夫人而以夫人葬也其稱夫人而書

毳者聖人加之臣子之辭以見正也

鄭人伐衛

鄭段之亂其子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春秋略而不書專罪鄭伯克段而已今鄭之報伐則有辭矣故于此著衛人之罪也夫春秋無義戰其侵伐圍入取滅之類各隨其事而書之其有善惡輕重則變文以示義此聖人精微之志大中權衡之法也然其責常在被兵者蓋彼加兵于己則當引咎自辨諭之以禮義

不得免焉則固其封守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已絶亂之道也春秋凡書伐者皆聲其罪以討焉鄭以公孫滑之故加兵于衛衛服則可免矣而鄭擅興戎之罪自不可逃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月之食有常數焉此巧歷者所能推也而周官乃言救日月食之法至于春秋又獨書日食何也日君道也而被侵害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春秋書之其辭

必曰有食之者蓋歸咎于人事而不以爲常數也是以人君遇其食則當恐懼修省而百官惟當修輔厥后更不推之于數蓋以有食之者故耳此春秋之深意也後世推求臆度指陳某事之應則失之矣劉歆曰凡日食有變人君能修政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紀其故蓋吉凶無常隨所行而成禍福也星辰陵歷亦然按長歷二月己巳朔此不書朔因舊史也然則聖人作經盡不攷而正

之孚曰周衰天子不班歷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月

月之大小不得其度或在朔前或在朔後聖人因舊

史而書之爲後世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之形甍者上墜之聲臣子之心常倚君父

如山岳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而崩此天下之大變也

夫春秋爲天下作也天下者天王之天下也天王崩

則四海之内皆當奔赴而當時諸侯無復奔喪會葬

之禮惡極罪大不可勝誅故夭王崩必書而此不書其葬以見諸侯不臣之罪也平王世子洩父蚤死乃立洩父之子林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案經文公穀作尹氏左傳作君氏此從公穀）

春秋之時王臣自同于列國交政于諸侯故因其來赴而錄其卒葬以譏之如尹氏王子虎劉卷皆奪其爵秩不使同于外諸侯而尹氏特書氏者又起其世繼也古者四氏皆世守而不遷其卿大夫之子孫亦

不得棄其祖父之業幼則入小學長則入太學行成而志定業具而身修三十而后試以事四十而后授以禄世禄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凡公卿大夫之子孫雖至不肖亦襲其位故幽王之詩曰尹氏太師宣王之詩曰王命尹氏然則尹氏世秉周權其來遠矣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皆書曰尹氏其終可監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此著諸侯不共天王之喪禮法之壞遂至于此重可傷也武氏亦王臣之世官者曰武氏子蓋以父喪未命故也若曰仍叔之子則其父在矣不稱使者太子當喪未君未王命也天王崩諸侯不共喪事武氏子當輔新天子正典刑以責諸侯無臣子之心乃躬自徴求于四國據其來魯而書之以見周室微弱諸侯不賻不敢責之故不書天王之葬而書求賻穀梁傳

以為交譏之深得聖人之旨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凡外諸侯卒書名降于天子也不曰薨異内外也先儒謂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是不然天子至尊天下共稱曰崩可也諸侯曰薨則本國臣子之辭至于赴告雖大夫以至于士皆曰不禄史官書之亦皆曰卒耳豈得定配以為品例耶後世遷固舉壽之作史凡有爵位之臣皆書曰薨失春秋之

法矣且悼王乃未踰年之天子也猶書王子猛卒况人臣乎凡諸侯之卒必書者重一國之變也而襃貶之意未嘗不容寓于其間故有書卒而不名有書卒而不葬皆可以懲戒于後世宋穆公立九年將卒屬孔父立宣公之子與夷乃使其子馮出居于鄭鄭宋由是交惡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外盟不志此其志者齊鄭大國其盟會征伐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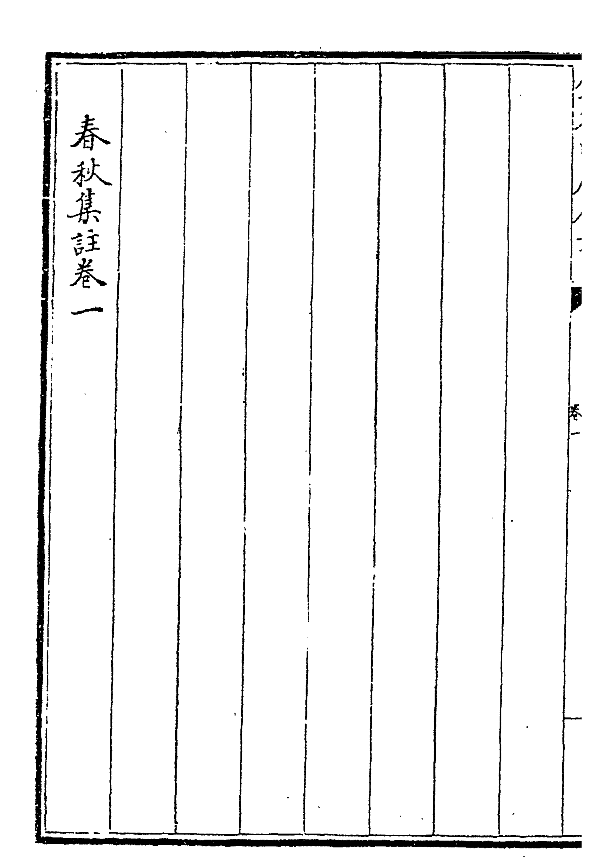
中國之輕重故也是時鄭已受公子馮又恐宋人之謀已故結齊以為援夫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此所以長亂也故書此盟為十一年入許起文

癸未葬宋穆公

古者諸侯壤地相比王事相從則必有聘問和好之事至于告終易代又豈無弔恤賻葬之禮乎春秋之時王制亡矣徒以國勢之強弱私情之疎密而為之

禮故經書諸侯之卒者百二十有三而書葬者八十有八蓋以魯往會之則書所以不稱宋葬穆公而稱葬宋穆公者據我而言葬彼也今天王崩魯不會其葬而葬宋穆公可乎此睹文見義不待貶絶也春秋之法諸侯卒稱本爵至于葬皆舉謚而例稱公者據會葬者從彼國私謚而稱之也凡謚必請于天子天子命有司攷其行實善則受善謚惡則受惡謚是謚者天下之公法也以天子之尊而名之曰幽厲雖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春秋諸侯生則擅權亂常無所不至死又擅取美謚雖其臣子之罪而聖人一切書之以見其不正也蓋正終大事也死而加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之乎故春秋之謚皆非行實不足論也


春秋集註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註卷二

宋　高閌　撰

隱公二

四年

桓王即位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二王之後武王克商求夏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

杞待以賓禮雖天子猶不敢臣之而莒人敢以兵伐其國奪取其先君所守天子所封之分地此王法所當誅也按二年莒人入向而天子不討方伯不問至此肆然又敢恣其貪惏之心故書伐書取而重其罪也牟婁切鄰於魯魯無恤鄰救急之義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

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衞莊公之庶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至是弑

完而簒立也自古簒弑多公族葢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聖人欲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始弑君者多不稱族葢身爲大惡自絶于先君豈得復爲公子公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乎大義既明于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于亂或見其天屬之親反爲仇讐立義各不同也弑者殺之有漸也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

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斯聖人防微杜漸之深戒然其言微其旨遠孔子懼後世之不克辨也復贊之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蓋坤者臣道也子道也臣子之弒君父其包藏禍心如坤之初六一陰如生萌芽已漸其理至微積久不已寖成弒逆如履霜而至于堅冰也此皆君父不能防微杜漸辨之于早積至于此耳故爲人君者崇學校以養人之材興廉

恥以勵人之行其義修其節立雖未試之事而治民之端已見雖未授以位而愛君之義已彰如是而用之凡在位者皆忠臣也爲人父者義方以訓其幼少師友以範其成人不示之以詐以起其姧僞之端不臨之以慢以開其干犯之漸未孝而已慈未恭而已愛如是而積之凡在家者皆孝子也不辨之于早者反此忠賢則不親而小人之與從忠義則不敎而邪僻之使習積久不已殃及其身于是乎君而見弑于

臣父而見弒于子聖人傷君父之辨不早而臣子之惡不容誅也故詳著其事于春秋使元凶大惡雖假息于一時而當見誅于千載其間有稱臣以弒者有稱人以弒者又爲辨其所從之異而誅之各見本傳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宋以公子馮在鄭欲與諸侯伐鄭而除之公不能明大義以正之乃因鄭有叔段之難私與宋比欲乘隙以傾之故書公及宋公遇于清以著其罪古者諸侯

或由朝覲或從王事然後出疆越境始有邂逅相遇之事近者爲主遠者爲賔必皆有公卿大夫車徒之從旌旂之識使人儼然望而畏之豈苟然哉周室既衰典刑廢壞諸侯不顧王室之禍難而各逞其私欲奔走乎道塗之閒草次相遇簡易其事莫適爲主故內志遇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也外志遇三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也皆在隱莊之世去古未遠也自閔而後有會無遇忠益不足而文有餘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伐鄭者固宋志也以左氏考之謀動之兵者衛也首謀在衛而以宋首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惡已極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聞變當共討之令宋殤不恤衛國弑君之難乃從其邪說欲定州吁故如其本志而以宋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意也此義行則爲惡者孤矣且穆公德宣公舍子馮而立殤公殤公忘穆公棄義而圖子馮

以之首惡不亦宜乎魯未會伐者公外飾其惡欲使他人視之不見其起兵之端故緩而待之然而已先與宋謀于清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非再伐鄭也以宋既虐用其民衛乃當誅之賊鄭本與宋結怨而他國與之同伐鄭方困于四國之役而翬復帥師往會之故再序四國以重其罪也然春秋之辭至簡至嚴若曰翬帥師會伐鄭亦豈不白乎

再序四國何其辭費而不憚煩也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羣復會師加兵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皆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聖人之情見矣誅討亂臣之法嚴矣羣不稱公子者隱未命大夫至桓而受命乃得稱爲公子也先儒以爲與弑公而貶之夫羣之與弑在十一年聖人安得先事而貶之哉是必不然縱若後世之除屬籍則亦因其罪惡已著終身除之可也又豈可至桓而始稱

公子乎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既爲君矣其曰殺州吁者討賊之辭也稱人者弑君之賊天地所不容故舉國舉地所以廣忠臣孝子之義使人人皆得殺之而無間于尊卑也濮陳地衛人殺州吁于陳地見陳不保賊請衛人自殺之異于蔡人殺陳佗所以閔衛而著諸侯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已殺州吁乃迎公子晉于邢而立之不書晉歸于衛而曰衛人立晉者衛人衆辭也衆自立之也立者不宜立也夫晉乃桓公之弟先公之子也于次當立又國人之所同欲而謂之不宜立又絕其公子何也聖人之意若曰州吁弒君而絕其公子義既明矣而晉以公子之故于次當立且非簒焉又國人之所同願也彼曰我君之子也國我之國我宜立矣國人亦曰彼我君之子也國乃其國也彼當立矣若春秋

不明絶之則是諸侯之立不必命于天子特以公子之親衆人宜之而自立也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專其國矣斯大亂之道也是以春秋不與其立而去其公子以明先君之子孫苟不由天子之命皆不可立也蓋春秋之法别嫌明微以晉有可立之理故聖人特于疑似之間而發明不當立之義如葵丘之會實安中國踐土之盟實尊王室而其詞無褒焉蓋聖人于疑似之閒衆人以為

功一時以爲善者必發大義以正之所以示皇極之道着萬世之法也况晉即衛宣公也觀衛風自雄雉以下皆刺其淫亂與數用兵之事豈宜爲君哉然則衆所共立者未必賢君此春秋之所悼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棠邑名非水名而于此觀魚者譏公盛陳鐘鼓羽毛之美而内忘戒備之心也諸侯非民事不出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無非事者隱公豈不

知此而必欲觀魚者蓋棠邑近衛衛方遭州吁之難
國人外求其君故公託觀魚以行實有窺伺之心焉
是以臧僖伯切諫公無辭以奪之遂以情告曰吾將
略地焉則非爲觀魚也意可見矣公因如棠習而不
戒以至薺于社圃館于寪氏遂及于難然則此行之
免亦其幸耳

夏四月葬衛桓公

君弑而志葬者賊已討也稱桓公者罪其臣子私諡

也名完而謚以桓不避嫌名也春秋獨宋本公爵其餘稱公者皆其臣子之辭蓋爲人臣者莫不欲其君之顯爲人子者莫不欲其父之榮聖人以忠臣孝子愛其君父而無窮已也則爲禮以節之故五等之爵最尊者公也臣子取其尊者稱于其國中聖人緣臣子之心因葬爲彼國之事順其辭而書之曰公使臣子于其葬也得一伸焉故春秋于子男之國葬亦稱公所以伸臣子之心也

秋衛師入郕

衛噐爲入郕或曰郕乗亂而侵衛故晉立旣葬桓公而入郕也夫晉乗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居喪爲重乃與郕修怨入人之國此其不恤國事之先見者也故稱師以著其暴且見晉之非賢而衛人立之可謂亂矣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書此者譏公變禮易樂有以啓桓也夫諸侯無再娶

之禮仲子不得爲夫人春秋之初此禮尚存故孟子以元妃得祔姑而仲子之主無所祔至是隱公特爲桓成仲子之宫者明欲正桓也蓋公自謂爲桓立而諸大夫皆不率以傳攷之羽父僖伯之徒往往不從公命于是公疑焉欲信其爲桓立之意于諸大夫故考仲子之宫以安之考者始成而祭也告成之祭遂獻六羽異其禮以待之也先王制舞文則用羽籥武則用干戚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此文舞也記曰

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此武舞也既有文武之殊又有小大之等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而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帗舞羽舞等則知大司樂所教者大舞也文舞之大謂之籥舞文舞之小則有羽無籥止謂之羽舞武舞之大兼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干無戚止謂之干舞若有事于武宮而曰籥入者此文舞之大者也此云六羽則用其小者耳以非正嫡故别其宫而異其樂也然羽數天子八

諸公六諸侯四魯祭周公用八魯公用六諸侯用四公因衆仲之言而僭用六羽于是乎始名雖用羽而數僭用六隱公之欺心蓋有在矣此所以啟禍而終于弑也曰初獻者自是妄毋皆僭用六矣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遂興師伐宋是以先書邾人以爲首惡

螟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螟食苗心爲民食害凡害
及物者爲災非常者爲異故春秋書螟記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隱不命大夫公子彄得書氏者先君之大夫蓋孝公
之子臧僖伯也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葬之加一等
故書日以見其恩禮之厚也其子臧孫達嗣是爲哀
伯自是至春秋之末臧氏世與魯國之政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鄭者何公子馮未除也凡圍人城邑者其兵必衆而稱人者蓋貶之也宋人雖報令秋之役實以公子馮之故欲奪取其地故環而守之經年不解嗚呼誅亂討賊可也長葛何罪乎書圍于此書取于後宋人之惡彰矣鄭亦有以取之哉故遂求和于魯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案經文公穀作輸平左氏作渝平此從公穀）

先儒以輸爲渝或訓墮或訓更或訓變皆未得春秋之意蓋鄭國累遭兵戈之難魯有力焉何以知其然

曰狐壤之怨魯實不忘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始謀伐鄭也自是連遭諸國之伐皆由隱公之謀令以長葛之圍未解宋來乞師使者失辭而公怒之鄭乘此閒隙歷乙卑辭欲釋前怨以求援焉其曰來輸必有挾也是時實致祊田以鄭人口許之而未入故魯猶未許之平及既歸祊之後公始爲鄭興師敗宋師于菅自是屢相和好十年有中丘之會十一年會于時來又同伐許考其前後所書而事實備見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則齊固鄭之同盟也同盟則患難相救矣鄭人來輸平而不書及鄭平是猶未許之平也齊以是來求盟于公公于是會于艾而與之盟外示若將與鄭平實欲奪鄭之援傾鄭之好也故書日以謹之艾我地

秋七月

春秋無事必書時與首月者天時王朔備而后成歲

也知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書者見鄭輸平之後公既與齊侯盟而不復往救也長葛不繫之鄭者罪鄭之不能保有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既爲紀夫人則叔姬其娣也伯姬歸紀令六年矣娣何以于此乎書待年也何以亦書歸堯之二女

釐降于嬀汭皆曰嬪古者諸侯娶女其娣姪從之必格以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于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之且憫其無終爲下文起也

滕侯卒

此滕宣公也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此何以不名曰惟天子崩告于諸侯則不名諸侯赴告無不名者今滕侯不名失禮之甚春秋從而書之著其僭也不日

不葬蓋略之也滕姬姓文王之子叔繡之後也自叔繡至宣公凡十七世又十七世而齊滅之

夏城中丘

諸國伐鄭之謀實起于魯鄭既輸平而魯未之許故城中丘以備之十年遂會齊侯鄭伯于此夫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自城凡書城者皆罪之也何則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春

秋城一邑新一廏作一門築一囿凡用民力必書之蓋當是時淫刑虐政侵伐戰爭所以暴刻其民無所不至當我以忿怒思鬬則驅民以死及寇來而將及于我則又驅民爲之守備如其少閒則又驅之興作以自固其身是我取其佚我取其安而民則爲我死爲我勞聖人不忍也故不以得時失時不以當興當廢一切書之以見民力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于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如僖公修

泮宮復閟宮而不書者以此二事乃復古興廢國家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重輕矣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矣不月者以時舉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此來聘者結艾之盟也然列國來聘而春秋書之其辭乃與天王同者見當時大亂上下之禮無别也曰弟云者又罪其不使臣而使弟也人君之于弟也親

愛之而已豈可妄使之乎春秋之法諸侯之子稱公子而兄弟亦稱公子者先公之子也其變文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之過先儒有母弟之說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弟但謂立嫡耳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不知人理近于禽獸也天下不明斯義久矣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為大夫天下無生而貴者齊僖公愛年之故未可爵而爵之亟交于諸侯雖其子亦禮秩如嫡卒

致無知篡弑之禍故春秋推其禍亂之本特書其弟以見寵任之過也

秋公伐邾

著公背元年之盟也蓋宋之伐鄭公實與謀而邾乃魯之附庸也宋取邾田邾不以告魯而告于鄭至是公因為宋伐之書公者專罪公也不言師師者君行師從不待言也公擅興兵甲自背其盟為人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則天王下聘禮之常也常事不書而春秋書天王聘魯者八此聖人之深意也是時諸侯不修臣職而王反使人聘之顛倒甚矣又廢行人之職而特遣冢宰卿士大夫及王之子弟以致勤重之意故著天王聘問之厚以見諸侯不朝之罪也凡伯不能輔王以正王法乃親為聘使不惟辱國亦自辱也為戎所伐實自取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執凡伯也而曰伐者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賔故戎執之夫戎慕夏禮而發幣凡伯不能來遠乃弗賔之至是見執故書戎伐見戎執辭以討凡伯之罪且有兵衆也楚丘衞地也于楚丘則見夷狄入吾中國刦天子之使又見衞人無攘夷狄尊中國之心坐視王臣之難而不救也凡禽而後順曰以歸此見凡伯既有以致戎之伐又不能守節死難為戎

所執辱王命莫甚焉因來聘而見伐則又罪魯數與戎會盟使得通知中國往來之使也春秋有一句而含數義者如此

春秋集註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吴裕信

春秋集註卷三

宋 高閌 撰

隱公三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二君曷為遇于垂曰殤公固嘗從州吁之請伐鄭以圖馮矣州吁既誅宣公既立而馮不可不終圖也而未知宣公之從否也是時齊侯將平宋衛于鄭故宋

公請衛侯先見因遇于垂以謀鄭十年宋人衛人入鄭蓋垂之謀也君子以是過宣公夫州吁則援殤公矣宣公苟辭殤公以睦鄭不亦近乎且謀人之國不以禮見而陽若相遇非國君之道春秋因其實而書之而褒貶寓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六年公怒宋使之失辭鄭人由是來輸平然口輸之而實不至魯之憾猶未解今以宋公衛侯遇于垂鄭

度其勢不可禦于是歸其所輸之祊以求援于魯也然鄭與吾境素不相接何乃越他國而歸之邑乎蓋鄭以厲宣之親世爲周之卿士常從天子廵狩賜以朝宿之邑在泰山之側其地近于魯是時鄭伯因王奪其政而怨之遂棄君臣之義忘親親之恩以天子不復廵狩而祊爲無用且欲急得魯之援故使宛來歸焉先儒以爲易許田非也按桓二年有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文則是隱公之世未嘗易矣且我入祊而

不以許田入鄭鄭豈已乎周班後鄭猶且致郎之戰
況于易地而不與哉自入祊之後繼好尋盟史不絶
書入部入防悉歸于我終隱之世無釁可觀則先儒
之妄不辯自明而聖人特書來歸之意斷可識矣夫
朝宿之邑先祖受之于先王而鄭伯輒以私情歸于
人而謂天子不復巡狩此無君之心背叛當誅也而
究為鄭臣不能以義正其君而覩以其國之土地歸
于他人則鄭之在位者無君子可知矣覲國風遵大

路風雨羔裘之詩是鄭無人也

庚寅我入祊

此見公貪土地而不顧義也入者義不可而強入之是以謹而日之也春秋外歸田邑如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未嘗言入以其本我之邑歸則有之矣此特書入者以其非我之有不當入也夫鄭以非義歸我以祊而我能以義拒之則免矣奈何見利忘義遽遣吏治之據有其地孟子所謂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

不得受燕于子噲鄭之歸魯之入其罪均也

夏六月乙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立三十五年其子封人嗣是為桓侯

辛亥宿男卒

元年蓋嘗及宋盟于宿矣至是宿男卒而不以名赴是無禮也人而無禮何以立國莊十年宋遷宿宿自是不復見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此宋公主盟謀鄭魯也諸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况瓦屋乃周地而三國敢盟于此故詳日以謹之夫宋連諸國以伐鄭雖魯與謀令魯不加兵而得土地之利是鄭不懼宋而反畏魯也宋公疾魯之得祊又怒鄭之不賂已故會齊衛之君以為此盟使無援魯鄭雖然齊先已與鄭通好矣又已與魯通好矣其情可見而宋衛與之盟可謂不察矣宜此盟之不信也鄭因叔段興兵而蔓延至此者以魯為文之盟是以起

此相傾相奪之事也

八月葬蔡宣公

諸侯五月而葬今不及期是簡也且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見三國之謀已故結此盟以求援焉夫莒雖小國其力猶能及他人觀其入向伐杞蓋可見矣然小國微者非敢盟公公自屈已出境而與之盟耳故稱公

及又謹而日之凡公與外大夫盟內斥言公外大夫稱人惡在公也此盟與成二年蜀之盟是已內不言公外書大夫之名氏者惡在外也莊二十二年防之盟與文二年及晉處父盟是也

螟

春秋書螟者三隱二莊一書螽者十桓一餘皆僖公之後蓋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故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

勝書書其重者耳不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閒魯無螟耶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公子展之孫未命故名之夷伯展禽其後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前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而戎輒伐之以歸諸侯皆坐視莫有救王臣之難者天王不問復使南季來聘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建寅之月而大雨震電八日之間復大雨雪大雨震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大雨雪者甚言乎其雪也雨自上下者凡稱大者皆非常之辭夫天反時爲災人反德爲亂隱公以讓國爲名而乃從事于爭此反德也利將反而爲害親將反而爲賊天之見戒深矣而弗儆弗戒以及于難

挾卒

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為大夫苟未五十雖有賢德猶服士服行士禮春秋之始此禮猶存故多不書氏僖公之後此禮又廢故大夫鮮不氏者

夏城郎

魯自受祊之後將為鄭伐宋又恐他國有議其後者故城郎以備之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此會乃齊侯背瓦屋之盟反與公連謀爲鄭伐宋也又見隱公得利則合失利則離知齊鄭之好終不可奪今鄭既歸祊而吾之憾釋矣遂反會齊與之併力以伐宋也又見齊之彊大諸侯爭與之盟以爲齊之力可以為他國之助齊之兵可以伐人之國故宋公既與之謀鄭而魯鄭反與之謀宋也故以齊主會防宋地明年魯遂取之或作邴與周官八柄作枋同義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此三國相會爲師期也七年城中丘蓋爲此會耳然則公之處心積慮將以伐宋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見公之于宋始相和好終爲仇讐惟知貪利不復顧義也自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又遇于清是其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變爲仇讐反以兵加之者豈徒然哉始爲宋謀鄭既得鄭利今爲鄭謀宋又欲

得宋利也於是使翬先以師會二國伐之齊侯鄭伯皆貶稱人者齊渝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是以春秋深惡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翬已帥師會二國伐宋矣此又書公者所以著公盡渝宋盟也棄好黨惡吞奪其利實公所為故不言戰而書敗蓋公無憾于宋而以公之勝為幸也凡魯勝曰敗某師敗則書戰而已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本小國在春秋前已爲宋併其土地取其寶器而遷其君矣猶書曰郜存之也公以祊故先以鞏會伐已而自將傾衆悉力以敗宋師又浹旬之間取其二邑但曰公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亦足以見其惡矣而書法如此者甚之也魯受人不義之惠遂興兵以伐同盟無罪之國虐用其民久留于外卒取二邑以報私恵是以春秋甚之也若謂鄭之歸祊實以許田

易而得之亦豈至是哉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此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未及郊而宋衛已乘其虛而入之矣春秋雖無義戰未有奇譎輕疾如宋衛之入鄭者也鄭勞力外務而不知守其國則二國之入宜矣宋殤公方喪邑敗師而連兵不已殤公之民于是乎不堪命矣宋既連兵入鄭又乘勝以名蔡人伐戴戴鄭所與之微國也而三

國伐之所以報鄭也鄭師猶在郊因又伺三國之便伐而取之盡得三師之輜重馬相傾相奪一至于此

春秋人三國而不奪鄭爵惡三國之遷怒也且前曰宋衛入鄭今曰鄭伯伐取之是宋衛雖能入鄭不能爲鄭之弱也不能爲鄭之弱此殤公所以終不得馮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戴鄭所與也三國伐之非理甚矣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長此安窮故謹以日而又人之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二國見魯之方彊故相率朝之朝者諸侯見天子之名今滕薛之于魯同爲天子諸侯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而乃同朝于魯是尊卑上下無辨也左氏有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之説亦非禮也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而魯尚不敢同日與之盟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班見者朝天子之禮也異姓爲後正謂朝天子時耳然在周之盛時則

可當春秋之時則不可也春秋諸侯未嘗朝天子乃相率朝魯豈以桓王微弱凡伯見伐為不足恃而隱公敗宋取郜取防為可畏耶隱公名欲讓桓方且自恃其彊晏然坐受同姓諸侯之旅朝而無謙避之意死不亦宜乎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謀伐許也公既得宋地又會鄭而謀許是貪欲無厭也時來鄭地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及者内爲主非内爲主則必先書會伐而後書入矣公二年之中與齊鄭連兵既伐宋又入許其罪大矣以左氏所書奉許叔之事攷之則鄭非有意乎取許也以鄭伯許田之事觀之則知公實貪利其地而擅有之也蓋鄭雖怨許而力不能報故推魯為主而假齊為助魯既為鄭敗宋師取二邑今又為鄭入許蓋由歸祊之故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翬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故但書薨而已然則桓當討乎曰在他國則衛州吁是也惜乎魯無石碏之臣使獲免耳夫諸侯無二嫡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惠公越禮再娶而生桓公故仲子不得為夫人桓公不得稱嫡子凡立庶子皆以長此隱公之立為得正也非攝也先儒謂仲子以手文之故實配惠公遂為之說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嗚呼瀆亂王法莫此為

甚後世遂援爲故事如漢哀帝尊定陶傅太后丁姬為帝太后是也誤天下後世者其此言也夫雖然隱公以長自處請命于天子正位君魯以奉周公之祀其誰曰不然不知出此輒探先君之邪志匿情以欺人謂為桓而立竊揖讓之名冀桓公之信已故邀天王而歸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宫而獻六羽上以欺天子下以欺大夫桓公因信其爲已立也冀其歸政于已而公偃然欲終其身以待他日遂致篡弑之禍蓋

由隱公不知大義故至此耳夫以不知大義而其獘至于殺身然則有國者固不可不學春秋也

春秋集註卷三